

摩像惟妙惟肖，真兴寺阁里的王彦超画像威风凛凛，李茂贞园破败不堪但景色优美，以及苏轼亲自设计、参与开浚的东湖，都是凤翔府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的真实写照。他在《凤翔八观叙》中写道：“昔司马子长登会稽，探禹穴，不远千里，而李太白亦以七泽之观至荆州。二子盍悲时悼俗，自伤不见古人，而欲一观其遗迹，故其勤如此。凤翔当秦、蜀之交，士大夫之所朝夕往来此八观者，又皆跬步所至，有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，故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。”^[1]可见，苏轼之所以作《凤翔八观》，其目的正在于宣传凤翔府的独特人文资源，使之广播天下。

当然，苏轼在凤翔府任职达四年之久，诸如真兴寺阁、开元寺、普门寺等，都曾多次游览，真兴寺阁里的王大人像和凤翔府阖府官吏聚集其中祈雨；普门寺里的王维画作；开元寺里的吴道子所画的佛灭度画像，都是苏轼心目中典型的凤翔府文学景观。

（三）凤翔周边景观的文学书写

嘉祐七年（1062）二月，苏轼作为凤翔府属吏，奉命前往凤翔府下属的宝鸡、虢、郿、盩厔四县减决囚禁。按《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》诗题所记，苏轼自二月十三日受命出府，自凤翔府向东，依次到宝鸡县、虢县、郿县、盩厔县处理刑狱囚犯之事，公事完毕后，沿秦岭南麓一路向西，先朝谒终南上清太平宫，再参观盩厔楼观台，然后到大秦寺、延生观、仙游潭，于二月十九日返回凤翔府，前后历经七日，共创作诗作八首，记录了沿途数量众多的自然山水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，先后提及武城镇、陈仓县的卖酒楼、鸡爪峰、龙宫寺，大散关，磻溪石，郿坞、太白山等，描绘了一幅山清水秀、静谧无比的秦岭山水、人文画卷。除了这首总括性的秦岭行程诗以外，苏轼还创作了另外七首诗，详细记述了此行所参观、经行的名胜古迹，如沿着太白山到达横渠镇、崇寿院、延生观、仙游潭及中兴寺、玉女洞、马融读书石室、楼观台、郿坞、石鼻城等，咏物抒情、托物言志，抒写思古之幽情。

凤翔府地处关中西部，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，水旱灾害频发。太白山作为民间公认的灵山，可以兴云致雨、息涝弭灾，唐宋时期太白山信仰逐渐扩展到关中西部平原各地。苏轼曾多次到太白山祈雨，他在《太白词并叙》中说，“岐下频年大旱，祷于太白山辄应，故作《迎送神词》一篇五章”，^[1]塑造了太白山闻金鼓之声而风雨大作的灵应形象。磻溪也是当地官民经常祈雨之地，其《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》诗曰：“欲向磻溪问姜叟，仆夫屡报斗杓倾”，^[1]塑造了磻溪作为关

中西部民间信仰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。苏轼还记载过宝鸡县斯飞阁、阳平的麻田青峰寺下院翠麓亭、南山蟠龙寺、斜谷、五丈原，扶风天和寺、五郡、授经台，岐山周公庙，郿县溪陂鱼等自然、人文景观，有效地丰富了凤翔府及其下属诸县的文化形象，也为今日的关中西北诸市、县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、传承与开发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资料。

苏轼所书关中景观的保存现状

苏轼去世距今已有九百余年。他笔下的凤翔文学景观历经千年的风吹日晒、人为破坏以及其他原因，至今早已不复往日景象，不少佛寺道观不复存在，如开元、普门、天柱等寺，乾隆《凤翔府志》记载，“开元寺在城北街，唐开元元年建。内有《沮楚文》及吴道子、王维画竹。”^[2]雍正《凤翔县志》曰：“吴道子画在普门寺，乃画佛在双林下涅槃像。”^[3]位于凤翔县东北小凹村附近的天柱寺早已圮毁，原址上建有维摩寺。开元寺、普门寺既已圮毁，其中的名画也已消失殆尽。苏轼曾经多次游览、祈雨的真兴寺阁，本是北宋初年河阳三城节度使王彦超修建，如今早已不见踪迹。园囿荒废，著名的李氏园，早在苏轼到来之前就已无人居住，乾隆《凤翔府志》记载，“李氏园，在城东北五里。唐凤翔节度李茂贞所建，修竹万竿，中有竹阁，旁引溪水，灌入深林，今废。”^[2]可见，最迟到清乾隆年间，李氏园已彻底废弃。至于苏轼主持修建的喜雨亭、东湖以及凤翔知府陈希亮主持建造的凌虚台等，至今依然存在。喜雨亭，在今宝鸡市凤翔区东湖内，有《喜雨亭记》碑石。据雍正《凤翔县志》记载，东湖位于县城东南隅。苏轼在古代的饮凤池基础上疏浚扩大而成，种莲植柳，建亭修桥，既可灌田，亦可游憩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凤翔知府傅世炜又在其基础上开辟二湖，称为外湖，原湖称内湖，湖面积扩大到十四公顷，东到小城墙，南到外湖南岸外侧，西到明城墙，北到东关街道，增加了不少建筑物。如今的东湖已辟为公园，位置基本与北宋东湖接近。

其余诸如秦岭两麓的宝鸡县、虢县、眉县、盩厔、郿县、扶风等地文学景观亦发生了明显变化，或废或存。有遗址可寻者有武城镇、磻溪、横渠镇、崇寿院、授经台、太平宫、大秦寺、仙游潭、周公庙等。无迹可寻者如陈仓卖酒楼、龙宫寺、散关、司竹监烧苇园等。

宝鸡县武城镇，俗称石鼻寨，原寨筑于石鼻梁上，寨长宽约300米，高约50米，城门向东开，北宋时还有城堞、炮台。康熙《宝鸡县志》记载：“石鼻城，即